



從大陸到台灣的畫家

整天坐臥在青山綠樹、藍天白雲、
綠蔭草地上的席德進，
才漸漸體會出海島型氣候的善變。

這段時期裡，
生命裡時時充滿發現，
處處充滿感動。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1948 ◆ 席德進隨青年軍二〇七師來到台灣，先住在台南，後任教於嘉義中學

1949 ◆ 國民政府自大陸撤離遷移來台

台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因日本戰敗，結束日本人五十年的殖民統治。一九四五年台灣終於歸還給中國政府，隔絕了半個世紀的美術活動，又開始交流起來。隨著台灣光復，旅居大陸的台灣畫家，如郭柏川、陳承藩等人陸續返國，同時也有大陸美術家黃永玉、黃榮燦等人來到台灣。從一九四五到一九四七年可說是台灣歷史上難得的文化交流黃金時期。然而，一九四七年發生二二八事件後，台灣與中國的文化交流蒙上了陰影。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在大陸的內戰中全面潰敗，撤離遷移到台灣，海峽兩岸的交流終於被迫

中斷。這次追隨國民政府來台的大批文化人士，為台灣的族群與文化增添了不同的內容，卻也隨著政治的優勢而形成一股主導文化的新生力量。席德進於一九四八年隨著青年軍二〇七師來到台灣。

● 初來台灣的席德進住在台南，他馬上被遍布台南的鳳凰木花紅豔的色彩給震撼住了。後來透過杭州藝專同班同學吳學讓的介紹，他來到了嘉義中學擔任美術老師。

● 台灣南部豔麗的陽光、肥沃的平原、湛藍的天空、濃郁的花香、濃綠的樹木、粗黑的農民，深深刺激著剛踏出學

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的導火線是查緝私菸引起的，一九四七年（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專賣局台北分局查緝員在延平北路查緝私菸，與女菸販林江邁發生爭執，查緝員以槍管敲破女菸販頭部。民眾為她打抱不平，向查緝員攻擊，民眾陳文溪被查緝員所射出的流彈擊中。第二天二月二十八日，民眾到省專賣局台北分局抗議，遭憲兵用槍掃射。憤怒的民眾於是佔領電台，向全省廣播，事件迅速波及全島，到處是民眾攻打官署警局，毆打外省人或燒毀他們的商店、宿舍，軍警憲兵開槍鎮壓，更造成全省性的動亂。三月八日晚上，國民政府派遣的軍隊從南到北展開為期一週的鎮壓。許多參與事件的民眾被逮捕，不少人未經審判即槍決，還有許多社會精英如民意代表、律師、醫生、作家等都遇難，造成台灣人民長期的政治恐懼感，也是台灣歷史上的一大悲劇。

校大門的青年畫家，席德進猛然發現學生時代的他，並沒有深刻地去體會自然，完全在學院中打轉。直到今天才活生生的感覺到，大地的呼吸與大自然充沛的活力是那麼真實的存在，只是自己的手卻突然變得笨拙起來，根本就無法捕捉眼睛所看到的一景一物。他痛苦而徬徨，常常一個人戴著一條紅圍巾，獨自上阿里山，孤獨地思索著眼前的困



3-1 台灣早期鄉村一隅



3-2 台灣農村裡辛勤敦厚的農人

境。

● 他一再的嘗試，一再的畫，卻總是畫得不夠好，他好苦惱，耳際忽然輕輕響起畢業時林風眠老師叮嚀過他的一句話：「要從自然中去抓些東西出來。」

他像頓悟般的茅塞頓開，從學生的畫中看到了大自然的美。學生的畫並沒有運用太多的技法，反而充滿了純真、熱情、誠摯，既新鮮又真實，而他自己卻仍然套用以前的老方法，被思想習性束縛著，不知自然的去感受生活。於是他跟著學生一起畫椰子樹，一起寫生，嘗試重新建立一套能畫出真實，又有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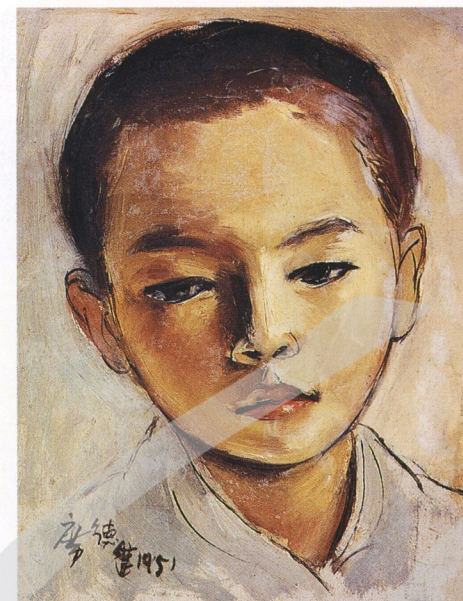


3-3 席德進 嘉義農家 1949年 水彩 27×39公分

色彩的畫法。孩子給年輕的老師帶來了靈感，也帶來了信心，更帶來了衝勁。他一教完課，白天索性就躺在田野、山上、海邊，給大自然「看相」。看累了，就睡在那兒，醒來了再繼續看，彷彿要把自然看穿了才甘心，看得衝動了便動手畫，不滿意再改、再畫，每次的失敗都帶給他新的經驗。直到夜晚他才拖著疲憊的身子回到燈下，在宿舍裡用中國毛筆苦練線條，再翻閱中外畫冊或畫家傳記，在情緒澎湃下入夢。

● 假日，學生常常請他去各處玩，斗六、北港、新港、大林都去過了，使他

更瞭解台灣的鄉村小鎮。有一年暑假，他在台南的麻豆糖廠裡住了整整一個月，每天除了吃飯外，就是作畫，使他得以全心擁抱自然，讓自然教他畫畫，自然就是他藝術動力的來源，他的創作都藏在大自然裡。整天坐臥在青山綠樹、藍天白雲、樹蔭草地上的席德進，這才瞭解台灣夏天色彩的光輝燦爛、雨後落日雲彩的溫暖柔潤、綠色樹木原始具爆發力的特色。席德進漸漸體會這個海島型氣候上善變的景色。這些豐富的鄉野體驗，是他這段時期最大的收穫；一種平凡實在的生活，生命裡時時充滿



3-5 席德進 學生像 1951年 油畫 29×23公分



3-4 席德進 嘉中風景 1949年 水彩 27×39公分



3-6 席德進 嘉義風景 1950年 水彩

嘉義時期的席德進才開始接近自然，和學生一起畫著檳榔樹，觀察大自然的變化，雖然筆觸顯得笨拙，但卻是走向自然的第一步。他以接近表現主義的筆調含野獸派的色彩，企圖表現出南台灣豔麗的亞熱帶風情。(鄭惠美女士 提供)

了發現，處處充滿了感動。

● 在嘉義教書三年半的日子裡，是席德進徘徊在學院與自然之間的掙扎過程。

看他一九五〇年一張水彩作品，粗壯的樹木配以鬱鬱的綠色，加上天空飽含水分的天藍色，使整個南台灣的鄉野傳達出原始、炙熱的感覺，尤其畫中樹木如燃燒般奔放的筆觸，似乎可以在梵谷的風景上找到源頭。一九五〇年另一張「女同學」油畫作品，女同學淡藍旗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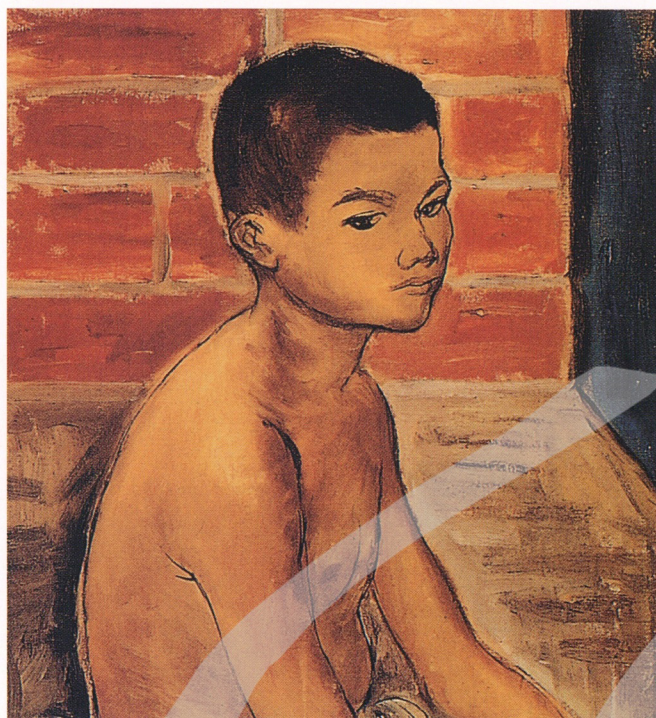
點綴小紅花的典雅裝扮，是以抒情細膩的筆觸描繪，而背景卻用紅色大筆觸畫大紅花，作為裝飾性的平面效果，這已透露出畫家內在的激情，有如西方野獸派的畫風。這兩張作品的技法運用，仍看得出席德進在來台初期仍然受杭州藝專時傾向波提且利、馬諦斯及梵谷畫風的校風影響，雖然他有意走出學院的束縛，但不免仍須借用西方畫家的風格表現他所看到的人物或景物。



3-7 席德進 女同學像 1950年 油畫 61×52公分



3-8 席德進 自畫像（嘉義時期作品）1951年 油畫 51×43公分



3-9 席德進 上裸男孩
1950年 油畫 47.7×42.8 公分

●但是如此淡泊的生活，對於一個年輕的畫家來說是多麼的辛苦啊！他還要去接受更多的挑戰，經驗更多的人生，實現他的美夢。年輕的席德進，並不珍惜平凡的日子，更無從體會「平淡就是美」的感受。於是他開始不滿於現實環境，心想：如果一輩子只教書是沒有前途的，因為他並不想當教員，只想當畫家。他可不想每年重覆講同樣的話，變成像傳話筒一般的老師，他更不想像其他的教師一樣窮苦的過一生。他還不到三十歲，正是青春年華，前途無可限

量，他要到繁華的都會去開拓眼界，去吸收更多的藝術訊息，去闖出一片天。

●一九五二年他終於辭去教職，離開了可愛的學生，來到台北，開始了他的新生活。這個階段是他生命的另一個轉變，與過去簡單的、純樸的教書生涯截然不同，他要為現實生活奔波，還要兼顧創作，倍極艱辛。但是人生不是就要常常忍受折磨，接受考驗，才有機會走向成功嗎？那個他所崇拜的英雄——約翰·克里斯多夫，不正是這樣的走過來的嗎？